

武俠大宗師 張徹

魏君子
主編

徐克：「他很多劇本，他特別的感覺，尤其是暴力美學，讓你無論在畫面看到還是潛意識裡，都在暴力方面有一定強烈的程度。很多時候看他的電影，就一定要撐得住對男人肉體上的摧殘，必須要感覺到他承受得住。」

李仁港：「你看張徹導演的戲，從來都是刀劍過來，你都沒看到過大俠低頭閃。大俠不低頭，這是張徹導演、張家班留下來的句話。像姜大衛，要是他演一個配角可能會，要是主角絕對不會，刀砍過來人絕對不閃，大俠不低頭，你看這是一個精神狀態。」



武俠大師
張徹宗師

主編 魏君宇



主編 魏君子（魏海軍）

編委會（按筆畫排序）

燕小六（付帥）、秦五（陳上）、布宜諾斯（李佳澄）、
風間隼（楊春宇）、邁子（孟巧樂）、
泉的向日葵（周曉曉）、本來老六（駱滢）、
宇木林（常傑）、阿蒙（蒙瑋迪）

責任編輯 張俊峰

書籍設計 黃沛盈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14 字樓

版次 2012 年 6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 16 開（210mm×240mm）二七二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247-7

© 2012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目錄

- 序一：懷念張徹 吳宇森 四頁
序二：重看張徹 魏君子 八頁

正說張徹

- 浩蕩江湖幸一逢
——與張道藩和蔣經國的擦肩而過 一二頁
- 年少群驚壓老成
——彼時的香港，彼時的邵氏 一六頁
- 英雄末路以詩傳
——電影變成了他的故鄉 二二頁
- 張徹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他的團隊 三六頁

十三太保說張徹

- 王 羽 四四頁、姜大衛 五二頁、狄 龍 六二頁、陳觀泰 七四頁
李修賢 八六頁、戚冠軍 九〇頁、郭 追 九六頁、
劉家良 一〇八頁、曾志偉 一一四頁、徐 克 一一八頁、
李仁港 一三〇頁、杜琪峯 一四二頁、陳可辛 一四八頁

戲說張家班 一五四頁

論張徹電影

- 《獨臂刀》1967 二〇四頁、《大刺客》1967 二〇八頁、
《金燕子》1968 二一〇頁、《鐵手無情》1969 二一三頁、
《保鏢》1969 二一五頁、《報仇》1970 二一七頁、
《十三太保》1970 二一九頁、《大決鬥》1971 二二一頁、
《無名英雄》1971 二二三頁、《新獨臂刀》1971 二二五頁、
《馬永貞》1972 二二七頁、《水滸傳》1972 二二九頁、
《刺馬》1973 二三二頁、《方世玉與洪熙官》1974 二三四頁、
《洪拳小子》1975 二三七頁、《八國聯軍》1976 二四〇頁、
《八道樓子》1976 二四三頁、《殘缺》1978 二四五頁、
《街市英雄》1979 二四七頁、《大上海 1937》1986 二五〇頁

附錄 二五三頁

武蔵野

道

09
信子

目 錄

- 序一：懷念張徹 吳宇森 四頁
序二：重看張徹 魏君子 八頁

正說張徹

- 浩蕩江湖幸一逢
——與張道藩和蔣經國的擦肩而過 一二頁
- 年少群驚壓老成
——彼時的香港，彼時的邵氏 一六頁
- 英雄末路以詩傳
——電影變成了他的故鄉 二二頁
- 張徹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他的團隊 三六頁

十三太保說張徹

- 王 羽 四四頁、姜大衛 五二頁、狄 龍 六二頁、陳觀泰 七四頁
李修賢 八六頁、戚冠軍 九〇頁、郭 追 九六頁、
劉家良 一〇八頁、曾志偉 一一四頁、徐 克 一一八頁、
李仁港 一三〇頁、杜琪峯 一四二頁、陳可辛 一四八頁

戲說張家班 一五四頁

論張徹電影

- 《獨臂刀》1967 二〇四頁、《大刺客》1967 二〇八頁、
《金燕子》1968 二一〇頁、《鐵手無情》1969 二一三頁、
《保鏢》1969 二一五頁、《報仇》1970 二一七頁、
《十三太保》1970 二一九頁、《大決鬥》1971 二二一頁、
《無名英雄》1971 二二三頁、《新獨臂刀》1971 二二五頁、
《馬永貞》1972 二二七頁、《水滸傳》1972 二二九頁、
《刺馬》1973 二三二頁、《方世玉與洪熙官》1974 二三四頁、
《洪拳小子》1975 二三七頁、《八國聯軍》1976 二四〇頁、
《八道樓子》1976 二四三頁、《殘缺》1978 二四五頁、
《街市英雄》1979 二四七頁、《大上海 1937》1986 二五〇頁

附錄 二五三頁

序 懷念張徹

張徹先生原籍浙江，每當他講廣東話的時候都很有娛樂性，有時令我們連帶一眾演員和武師都笑得眼淚直流。例如他把「偷襲」說成是「偷食」，就教我們猜了半天才弄懂是什麼意思，可是張徹卻不以為忤，還跟着我們一起笑得很開心，就如一位可親可敬的長輩，親和地看着一群頑劣的小孩在搗蛋。但當他講述鏡頭拍攝時，我們都不敢掉以輕心，會付出百分之百的精神、努力和心思，克盡己能地完成該要做的工作，因為我們對張徹導演是百分之百的尊敬。他所設計的每一個鏡頭都是一種挑戰、一個學習的過程，也讓我們常常覺得，能夠在張徹的電影裡有着自己小小的貢獻，有一種不可言喻的自豪感。如若我們之中有誰做得不夠好的，他非但不予責難，還加以激勵和指引，因他只注重每個人的長處，從不在乎別人的短處，在這個凡事令人壓力深重、欠缺安全感、人事鬥爭激烈、經常為了成敗得失而至精神緊張的電影生涯中，他能夠讓我們覺得拍電影是一種榮譽、一種境界，活得有尊嚴，令人對片場生活有種強烈的歸屬感。

張徹先生在其年輕時雖曾從事過短暫的政治生涯，但他的電影和行事為人卻一點也不「政治」。他有藝術家的浪漫，知識分子的風骨；為人坦蕩，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虛懷若谷兼有容人的雅量，卻沒有如一般政治家的權謀和機心。張徹從不多言，也從不虛言。他把該說的話都放在電影和文字裡，他那揮灑自如的影像結構和文字運用都有着極強的思想性和感染力，每每流露出他的真性情、真性格。他的電影說的是大仁大義，又兼顧到人之常情，有武亦有俠，氣度恢弘而又從容不迫，看後每有令人蕩氣迴腸的痛快感。

張徹閒話少說，卻愛才、惜才，又能慧眼識英雄，曾跟他合作無間的編劇家倪匡和邱剛健、武術指導唐佳和劉家良、攝影師宮木幸雄以及一眾幕後功臣，都是深具名望和創意的一時俊彥，在張徹的電影中有着巨大貢獻。我等後輩在向張徹學習導演技巧的同時，又能從他們那裡學習到編劇在一部電影中的靈魂作用，而唐、劉兩位師傅更把中國武術的精華、神韻和意境，推陳出新，結合着強而有力的影像設計，構成一種獨特的動作美學，很能配合張徹的浪漫思維。

張徹更有塑造明星的超凡能力，他不但觀人於微，很能發掘出每一個人的潛

質，而且他的直覺素來都非常準確。經他一手提拔及悉心栽培過的明星演員，好些都曾紅極一時，成為眾多青年男女所崇拜的偶像。他是用愛心、智慧和惺惺相惜的態度來栽培他的演員，又能根據各人不同的特質、潛能和吸引力而度身設計出不同的性格、獨特的形象，如王羽、羅烈、姜大衛、狄龍、王鍾、陳觀泰、傅聲、李修賢、郭追等都各具魅力，各有特色。他不但能塑造明星，也能令每一位演員都盡情發揮其所長，可謂伯樂適逢千里馬。

在早期的電影裡，很看重「老經驗」，年輕人往往被忽視，然而張徹卻獨愛提拔年輕人，重視年輕人。從年輕人中，他感受到那份充沛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正如他電影中的主人翁都是英雄出少年，有少年人的浪漫，而在浪漫之餘，又帶有古之俠者的正義和正氣，能面對任何挑戰，肯定自我。在我跟隨張徹之前，我的個性比較害羞、木訥，又頗為自卑，對自己沒有多大信心，有意念、有感想也不敢說出來。但自從看了張徹的一系列電影如《獨臂刀》（1967）、《金燕子》（1968）、《遊俠兒》（1970）和《報仇》（1970）等片之後，使我覺得我也可以擁有那份少年的浪漫。

張徹待我，不像師徒，也沒有把我當成一個下屬，對我反而是很尊重的。他沒有跟我講太多電影的東西，也沒有怎麼教我，他對我更像朋友的關係。正當我感到迷失，看不清自己和未來的時候，他卻鼓勵我應該專心向導演方面發展，而在當時來說，年輕人做導演簡直是個不可能的事。雖然我們之間平時話不多，但他知道我的潛能後，不但替我找到了方向，還幫助我建立自信，找到肯定自我的價值。想來，我不僅從張徹啟發到做導演的心得，也學到做人處世之道，實屬感激。

想起我 21 歲進入國泰，從場記做到副導演，之後是在好友邱剛健的介紹下，有幸認識了張徹導演的。我那時對張徹已是非常崇拜，在國泰關閉後，我就在朋友的介紹下進了邵氏跟隨張徹導演，那也是我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可能現在很多的影迷並不知道，我剛出道的時候是拍藝術電影、實驗電影的，但自從跟了張徹，便拍起了武俠動作電影，這些電影與張徹一樣影響了我。我的很多電影如《英雄本色》、《喋血雙雄》都繼承了張徹的風格，主人公使用的槍就好像武俠片的劍一樣。《刺馬》是我作為副導演最後一次與張徹

合作，而《刺馬》的三雄格局在我的作品《英雄本色》與《喋血街頭》裡都有所延續。今後，我希望有時間和精力重拍張徹先生的兩部經典之作《金燕子》和《報仇》，更希望能有機會與張徹先生的愛將，也是我的摯友姜大衛再次合作。

張徹的電影永遠都有一份年輕的感覺。他忠於自己，堅持理想，一直到老仍然保持着年輕的創作心境。他思路清晰，筆耕不輟，且不忘扶掖後進，每天都在惦掛着一群他曾經悉心栽培、視同己出、愛之殷切的演員和工作人員，令人為之肅然起敬。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伊始直至八十年代後期，他勇於破舊立新，用現代的觸覺和電影技巧，突破了傳統香港電影的老舊模式，首創陽剛武俠，其一系列的浪漫武俠片經典不但引發新潮，且開創了香港電影的武俠新世紀；其獨特的拍攝風格和豪邁而富節奏感的動作設計，更影響了為數眾多的海內外電影工作者，從而也改變了香港電影的命運，使世人從此對港產片有全新的觀感和評價，直讓我等後輩感到興奮，引以為豪。

誠然，張徹先生在香港和中國的電影史上，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其作品所發揮的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我們深深敬佩張徹先生的電影風格和風骨，感激他曾經拍攝出不少永垂不朽的電影，成為我們的典範，也留給我們永恆的美好回憶，實不愧為一代電影宗師。雖然張徹老師已過身10年，但在我的心中，他從未離開過。我一直記得，40年前，在邵氏片場，張徹如大將穩坐中軍帳，指揮我們征戰沙場……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他堅毅的身影，是我前進的動力，也是電影的力量。

吳宇森

2002年9月寫於洛杉磯

2012年5月二稿於洛杉磯

重看張徹

序二

年初偶與徐克、李仁港一聚，彼時徐克執導之《龍門飛甲》正熱映，李仁港也將《鴻門宴》拍成武俠片。提起國內媒體皆言胡金銓與徐克之淵源影響，老爺領首一笑，卻說：「其實張徹對我影響更大。」向來沉浸武俠世界的李仁港將徐克比作劍走偏鋒的魔教教主；尊張徹為開山立派的大宗師，又感慨三代（胡金銓、張徹、楚原為第一代，徐克為第二代，李仁港為第三代）之後，武俠片後繼何人？我則掐指一算，2012 正好是張徹逝世十周年……三人六目相覷：「不如我們做點什麼罷！」一拍即合，遂有這本《武俠大宗師》和六月上海張徹影展。

余生也晚，入媒體時，張徹已駕鶴西遊，雖然無緣得見，少時卻也領略過張氏後期非邵氏的作品。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電視台瞄過《大上海 1937》，九十年代在錄像廳看了《上海灘十三太保》，不過寥寥幾部；真正大量系統觀摩張徹電影，則是 2003 年天映推出數碼修復邵氏影碟之後：曾開風氣之先的《獨臂刀》、《報仇》、《馬永貞》、《刺馬》、《少林五祖》後睹也快，一一印證這些只在影史資料介紹的經典之作絕非虛誇。客觀而言，純從電影技巧出發，張徹電影不及胡金銓、李翰祥歷久彌新，但勝在簡單直接、情感熾烈，一心展示血腥浪漫的暴力美學。當然，最讓影迷至今難忘的還是他打造的數代男星：從王羽、姜大衛、狄龍、陳觀泰、王鍾、李修賢，到傅聲、戚冠軍、李藝民、郭追、江生、董志華，張徹的「陽剛革命」屢次引領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電影通俗文化潮流——及至八十年代，張門弟子吳宇森拍出《英雄本色》，化刀劍拳腳為槍炮子彈，張揚男性情誼，再創票房神話，則是後話。

但上述佳話，還不能完全解釋我對「武俠大宗師」的疑惑：如果張徹只是作為一位「過時」的前輩，正好被我們找到時機紀念緬懷而已，那做這本書未免太沒意義。必須承認，我最初組織張徹紀念活動，全憑一腔對香港電影的情懷，對張徹導演的認識則還停留在影像風格、影史八卦上面，只得其形。待真正從北京到香港一路訪問下來，聽完王羽、姜大衛、狄龍、陳觀泰、李修賢、戚冠軍、郭追等「十三太保」從各個角度還原評述時，一個真實而複雜的張徹終於立體呈現在我的腦海眼前：盛年的氣勢，晚年的堅執；師徒的恩怨，識人的慧眼；洞悉大局但無法獨善其身，片場指揮若定卻受累於製片

曠報虧空；分明是自己戲中的悲劇英雄，只能站着死，但有一口氣在，永不言休！張徹晚年手書稼軒詞贈予愛徒：「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狄龍將前輩書法傳真與我，並言該詞可做張徹一生寫照——相信看完全書，各位或有同感。

在本書中——徐克說，張徹電影是他們這一代的青春記憶，正如我的青春來自八十年代的港片；陳可辛說，張徹可談者不在電影技巧，而在他創造的通俗文化、打造了偶像潮流；杜琪峯說，張徹是活在大片場的導演，是邵氏電影工業不可複製的標籤；吳宇森說，張徹當年突破傳統香港電影的老舊模式，勇於破舊立新，也不忘提掖後進。當然，還有張徹本人的筆耕不輟，他早年混跡政界，又曾專職影評人，對電影潮流、工業格局始終有清醒的認識，留下來的影評文章至今讀來依然犀利，發人深省。為此，我們專門聯繫張徹遺孀梁麗嫦女士，獲得授權出版了他的《回顧香港電影三十年》和《論李翰祥》等幾篇影評，方便影迷更深入瞭解這位「大宗師」（另見書《張徹談香港電影》）。

《武俠大宗師》書名承《大刺客》、《大決鬥》、《大上海》之熱血遺風，書中有我們對張徹的「正說」、「戲說」，有門生故交的「十三太保說」，足足20萬字，但從2012年2月正式籌備，至完成出版僅僅不足半載！這裡要感謝的人太多，尤其是不計報酬、盡心盡力的一班影迷，必須另列名單感謝！而隨着兩岸三地華語電影緊密交融，市場亟需有風格有質量的商業類型片，張徹身為動作（不僅指武俠）類型片潮流開風氣之先者，又以「聯合導演」名義首創對香港電影工業影響深遠的「監製」和「執行導演」制度，理應得到更多的研究和關注。察昔撫今，自有其借鑒參考價值——於公於私，各得其所，豈不快哉？當浮一大白！

最後，特別感謝梁麗嫦女士、狄龍先生、姜大衛先生、郭追先生、李仁港先生及「太湖舊夢」網絡影迷會為本書提供的珍貴圖片。

魏君子

2012年5月4日青年節於北京

張徹曾經

提到：「年輕

時有一次去看一位

臥病的朋友，此君獨居，

叫我看看他煲的水開了沒有？我

回答說：『我不知道水怎樣才是

開。』傳為笑柄」（《張徹：回憶錄·影評集》，

頁八十二）。

他說這番話頗似《真假公主》(Anastasia)裡尤·伯連納 Yul

Bryner 說的一番話：對於別人難如登天的事情，我倒是覺得輕而易舉，可是對於所有人都覺得輕而易舉的事情反而容易讓我一籌莫展。

張徹的一生猶如錦緞斑斕，烈火烹油，要想在這「繁花漸欲迷人眼」的長卷

裡抓住瞭解他的線頭可以說有些一籌莫展，他的電影究竟說了什麼，他

是怎麼說的？他說得是不是太多了。問題很多，畢竟他的電影也

許讓那「美麗的不再是真的」（白先勇語，見《張徹劇本選》頁

三二〇）的香港沸騰，他的電影甚至會讓喜歡他的觀眾

有「青天飛霹靂」之感。於是，不妨單刀直入地

問這樣一個問題：

張徹究竟把水燒開了

嗎？

這一切自然要從頭說

起。



天、外、山、驚、山、外、天
——
正說張徹



文／本來老六

浩蕩江湖幸一逢

與張道藩和蔣經國的擦肩而過

張徹的童年生活並不幸福。多年閉口不談之後，不得不開始回憶這段歷史，說得最多的還是：「如此疏離的親子關係，可見我童年生活絕不愉快。」（《張徹：回憶錄·影評集》，頁33）

而在這近乎冰窖的童年之後，張徹自然就不免叛逆，不免渴望真正的鼓勵和肯定。所以相對於名存實亡的親情，張徹一輩子深藏心中的還是張道藩先生和蔣經國先生對他的知遇之恩。而他們分別對他做過的評價更是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甚至可以說對當時還很年輕的張徹（張徹先生是1923年生人，抗戰勝利時不過十五六歲，去到台灣也不過三十不到），這些讚譽幾乎成為了他一生的精神支柱。

雖然這兩個名字過於有名，以至於有人也僅僅覺得這不過是張徹在攀龍附鳳。可是縱觀張徹一生的表現，這兩個名字的精神意義畢竟大於實際意義。

先來看張道藩。

抗戰勝利之後，張徹回到讀政治系的舊軌，受到當時主持文化工作的張道藩的識拔，被任為「上海市文化運動委員會」（張道藩是主委）的專員秘書。張道藩先生對他的讚譽是：「現在『會』（「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裡這班接班人，可以獨當一面的就是張徹。」（《張徹：回憶錄·影評集》，頁33）

從此以後，張徹在事業上一輩子孜孜以求或者說耿耿於懷的幾乎就是「獨當一面」四個字。

導演是電影的作者，最能發揮想像力的職位，從事電影工作的人，無論從甚麼職位開始，最後的目標常是做導演。（《張徹：回憶錄·影評集》，頁33）